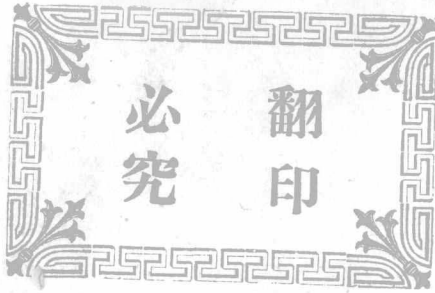


越南亡国史

广智书局

宣統二年七月五版

定價大洋二角半



編輯者

新民叢報社社員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廣智書局活版部

分售處

內地各書坊

(越南亡國史)

敘

世界有公理邪強權而已矣歷史上國名何啻千數今所餘者數十爾其它皆殭石也而此數十中其運命與殭石爲鄰者又十而七八也豈必徵諸遠其與我接壤雞犬聲相聞者若干國而今安在也又豈必徵諸遠我生數十年來眼見其社爲屋而宮爲藩者抑甯止一二數也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吾最近得交一越南亡命客嘗有以語我來吾聞之而不知其涕洟之何從也顧我不自哀而哀人耶人將哀我讀此編母哀焉而懼焉其或庶幾

乙巳九月

飲冰識

例言

一本書乃由越人巢南子自述其間文字有不雅馴處悉仍之存其真也

一書中尙有用越南字者蓋著者之意非徒哀告於他國實欲以並警其國人
也吾儕雖不解而可以意會耳

一吾國人於越南興亡陳跡知之者希驟觀是書或且茫然故特編越南小志
一卷以爲參攷亦採集舊籍十數種以成之也

越南亡國史前錄

(記越南亡國之實)

年月日。主人兀坐丈室。正讀日本有賀長雄氏之滿洲委任。國式名刺來謁者。曰□□□。且以一書自介紹。其發端自述云。『吾儕亡人。南海遺族。日與豺狼鷹鷂爲命。每磨眼望天。拔劍斫地。輒鬱鬱格格不欲生。噫。吾且死矣。吾不知有生人之趣矣。』一次乃述其願見之誠曰。『吾必一見此人而後死。吾必一見此人而後死無憾。』且爲言曰。『落地一聲哭。卽已相知。讀書十年。眼遂成通家。』援此義以自信。其無因至前之不爲唐突也。得刺及書。遽肅入。則一從者俱從者。蓋間關於兩粵三十年。粗解粵語者也。客容憔悴。而中含俊偉之態。望而知爲異人也。相將筆談數刻。以座客雜不能盡其辭。蓋門弟子輩。見有異客。咸欲一覩其言論丰采。侍左右者以十數也。更訂密會後期。行越二日。復見於所約地。蓋橫濱山椒臨太平洋之一小酒樓也。海天空闊。風日麗美。自由春氣充溢室內外。而惡知其中乃有眼淚洗面之人。在坐定。叩客行

之貴。胄其現狀。乃如此哉。宋代之稱姪稱子。猶天上矣。時則客淚如墮。舉談紙溼漬。

余曰。客哀止。願畢其詞。且吾聞越尙有君。今何如矣。客曰。『乙酉之役。法人遷我君咸宜帝於南非洲之阿爾熱城。禁絕南人。毋得通問。訊於茲二十年。生死誰卜。今君號曰成泰。昔之親王。而法所擁立也。卽位時纔十齡。蓋不利。吾有長君。是以置此。歲受俸六千。木居士焉。爾賞自從。九品以上。罰自杖十以上。皆關白。法吏贅蝨於其間。奚爲也。』余曰。余誠哀客。誠敬客。顧賞邑中志客之志者。幾何人矣。抑相率奴隸於法人。保一時殘喘。以自適也。客曰。『弟子沐甚風。櫛甚雨。間關奔走國中。垂二十年。山陬海澨。所攀結殆遍。今矢天日。不敢爲譎言。欺長者。簿計國人。可分五等。喬木世臣。衣被國恩。旣數百祀。懷子房報韓之。有三戶亡秦之威。此中膏粱紈袴。固其本姓。然錚錚佼佼。蓋非絕無一二巨室。爲世所宗。乘雲易尊。則亦有焉。其可謀者。二十得一。若乃羽林孤兒。丹穴孽。

子。在昔。乙酉。之難。勤王。詔下。薄海。雲涌。又安。河靜。北甯。山西。諸轄。按越南省名也飛蛾。
 赴火。驚蜂。戀巢。倡義最多。拒持最久。事後。彌雍。亦最烈。今雖窮蹙。帖屈。而怨毒。
 積心。公仇。私仇。有觸。卽發。此輩。無絲毫勢力。而猛鷲之氣。遇死。當壞。舉國之中。
 十有二三焉。次則生計路絕。哀鴻。嗷嗷。不樂其生。求死無路。渴望勝廣。有如雲電。
 絕無遠謀。有呼斯應。其若此者。十人而五。上則承學之子。悲憫是與。東馳西越。
 餐血飲淚。寧與國俱死。不與敵同生。所感非恩。所憤非仇。惟以血誠立於天地。
 似此落落。固無幾人。然受創日深。求伸日急。雞鳴風雨。聲聞於天。百人之中。亦
 一二焉。以上四派。其在國中。占十之八。此外爲倂爲狐。蓋十一二。但齷齪猥瑣。
 全無才智。彼甯忠於法。忠於衣食耳。一旦有事。亦法內蠹也。

余曰。哀哉。偉哉。客言信耶。果爾爾者。我國其猶慙諸。有人如此。國其能終亡。客
 曰。當國之未夷也。爲之倂者。將謂有私利也。從而導之。其一。則天主教徒。其一。
 甯知君俘社屋。鳥盡弓藏。法之視彼。與常奴等耳。前此未亡。以

前所予以特別利益。剝奪靡子。遣而西來。教僧益束縛魚肉之。故景教之徒。怨毒逾倍。十年以前。曾有私邀英艦。欲圖洩忿。機露被逮。火戮者百數焉。皆教徒而昔之鷹犬也。若其傭於官署爲興喪者。初則假以詞色。以爲功狗。獵犬所獲。俾餒其餘。及其將盈。則一舉而攫之。彼輩直法虜之撲滿耳。奴顏婢膝。二十年所羸者。亦僅免凍餒。他於何有。彼輩即冥頑。今亦知悔矣。但噉臍而已。余聞而慨然有問。不復能置答。竊自默念曰。安得使我滿洲山東人聞此言。安得使我舉國人聞此言。

客曰。安南之國。面積二十六萬三千英方里。與日本埒。全國人口。據法人所籍身稅搜銀丁簿云。二十五兆。蓋西貢十兆。東京順京及諸省共十五兆云。實則不止此數。蓋搜銀案此稅則之名稱指口算也甚重。掩匿甚多。法人行政法。實非能密。惟西貢爲大吏所駐。搜括逾密。所簿籍殆得實數。西貢以外。常尙三四十兆。全國則四五十兆近之。人數寧下於日本。有豪傑撫而用之。亦霸王之資矣。『自茲以往。

余與客詰難應對甚詳。余有固守秘密之義務。不能宣也。惟中間客言法兵駐越者。實數不逾五千。而所練越兵殆四十萬。守禦之役。一任越兵耳。苟得間。則遂人殲齊。指顧間也。余曰。法人究以何道。能夷然晏坐。使四十萬越兵戢戢受範。客曰。無外援而暴動。能殲之於內。不能拒之於外。此奚待著龜者。且前此。既屢試矣。事蹶之後。株及鄰保。夷及宗族。豈無義憤。不成則獨身坐。無足恠者。如父母邱墓。何蓋法人所恃以箝制吾越者。無他。道族誅也。如進士宋維新以舉義族拒法全家被戮發塚也。如進士潘廷逢入山聚義十一年其父尙書潘廷選父伯潘廷通之塚及母墳俱被掘其子潘廷迎斬焉然逢終不屈逢死火其屍此公於南國義人中最赫赫者以東方野蠻之法律。還治東方之人。如斯而已。余矍然曰。有是哉。以世界第一等專制之中國。近古以來。此種野蠻法律。且幾廢不用。曾是覩然。以文明人道自命之。法蘭西而有是耶。而有是耶。嗚呼。今世之所謂文明。所謂人道。吾知之矣。

余曰。貴國人心。憤發若是。亦曾有組織團體以圖光復者乎。抑客言貴國民氣有餘。民智不足。公等志士。曾亦思所以遣子弟游學海外。爲自樹立之遠計者。

乎。客曰。昔晉惠帝聞民有飢者。咄之曰。何不食肉糜。先生之言。毋乃類是。吾越今法律。苟非一戶眷屬。敢有四人集於一室。則緹騎且至。而尙何組織團體之可言。人民在國中。由此省。適彼省。猶須乞政府之許可。由舟而車。由車而舟。皆易。憑照以爲符信。不則以奸。僕論往往行百里而易券。且至三四也。而違論。適異國以游學也。即有一二欲冒險鑿空以出。而父母爲戮。墳墓暴骨。誰非人子。其能安焉。嗚呼。越南從茲已耳。

客又曰。法人之所以賸削越南者。無所不用其極。其口算之率。初每人歲一元。十年前。增倍之。今且三之。人民住宅。梁有稅。窗有稅。戶有稅。室增一窗。一戶則稅率隨之。其宅城市者。葺一椽。易一瓦。鳴鼓一聲。案越人以銅鼓爲宗教品。最重之典也。故法吏限制之。讌客一度。皆關白。山譚所乞取。免許狀。不則以違憲論。山譚所者。警察署之稱也。免許狀。則稅十分圓之三也。畜牛一歲。稅金五。豕一歲。稅金二。三。狗一歲。稅金一。貓亦如之。雞則半。貓狗之稅。鹽者。南人所最嗜也。需要之額。殆半於華人。法人

既。征。鹽。地。又。征。鹽。市。前。此。鹽。一。升。值。銅。貨。三。四。十。文。今。非。銀。貨。三。四。元。不。能。得。也。人。民。之。生。產。者。納。初。丁。稅。二。元。死。亡。者。納。官。驗。稅。五。元。一。戶。之。中。生。死。稍。頻。繁。遂。足。以。破。產。他。更。何。論。矣。結。婚。者。例。以。貲。入。教。堂。號。曰。『。欄。街。銀。』。分。三。等。徵。之。上。者。二。百。元。次。百。元。而。下。者。亦。五。十。也。若。乃。普。通。生。計。若。茶。桂。牙。角。以。至。林。木。藥。品。〔。砂。仁。豆。蔻。之。類。〕。凡。一。切。地。貨。與。酒。米。諸。通。行。品。皆。法。人。掌。之。南。人。莫。得。營。業。有。所。需。則。稟。呈。政。府。乞。買。而。已。一。言。蔽。之。則。法。人。之。立。法。使。吾。越。人。除。量。腹。而。食。之。外。更。無。一。絲。一。粟。之。贏。餘。然。後。爲。快。也。嗚。呼。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彼。蒼。者。天。何。生。此。五。十。兆。之。僂。民。爲。哉。

客。又。曰。往。事。不。可。追。矣。吾。儕。固。不。敢。怨。法。政。府。蓋。吾。越。人。亦。有。自。取。亡。之。道。焉。但。使。法。人。務。開。民。智。滋。民。力。爲。吾。越。掃。百。年。腐。敗。政。教。使。有。餘。地。可。以。自。振。拔。則。百。年。後。有。英。雄。起。而。復。之。未。晚。也。其。奈。既。困。之。又。愚。之。嗚。呼。更。數。四。年。越。人。必。亡。者。半。更。十。餘。年。越。無。遺。類。矣。此。非。過。憂。彼。誠。不。以。人。道。視。吾。族。也。客。語。至。

此淚清淚之爲何

飲冰室主人曰。吾與客語。自辰迄酉。筆無停輟。今掇其所述安南現狀之一部分者記之如右。願以吾寫哀之筆。未殫其什一也。嗚呼。近世憂憤之士。往往懸擬亡國慘狀。播諸詩歌。託諸說部。冀以聳天下之耳目。豈知此情此景。固非理想所能構。更非筆舌所能摹。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今日吾輩所謂若何若何之慘酷者。彼越南人猶望之如天上也。我哀越南耶。越南哀我耶。請君且勿讀賤子進一言。我不自哀。豈待十年自有哀我者耳。

飲冰室主人又曰。今歐洲各國文明。皆濫觴羅馬。羅馬全盛時代。卽畧奪其殖民地人民之生命財產。以莊嚴其都會。以頤使其左右。羅馬文明實無數人類之冤血之苦淚所構結。晶體也。天道無親。惟佑強者。而羅馬之聲譽。遂數千歲照耀天壤。彼其嗣統之國。若今世所謂歐洲某強某強者。受其心法。以鷗張於大地。施者豈惟一法蘭西受者豈惟一越南滔滔天下皆是也。自美國獨立以

後。而所謂殖民政策者。其形式略一變。前此以殖民地脂膏供母國揮霍者。今略知其非計矣。故英屬之澳洲。之加拿大。其人民權利義務與百年前之美國。既大有所異。雖然。此其同種者爲然耳。若美之紅夷。澳之黑蠻。則何有焉。吾未至印度。不知印度吾人之權利義務。視越南何如也。若乃日本之在臺灣。其操術。又皆與此異。彼之計畫。蓋欲使十年以後。舉臺灣人而皆同化於日本人也。故恒思所以噢咻之。除其患害而結其懽心。則吾國古代所謂仁政者是也。臺灣越南同一易主。以表面論。則臺灣若天上人矣。但今之越南人求死不得。死而將來世界上。或猶有越南人。今之臺灣人熙熙焉樂其生。而十年以後。世界上無復臺灣人。孰禍孰福。吾亦烏從知之。抑莊生有言。彼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臺灣區區數十萬人。海賊山番十七八焉。日本之力足以吞吐融化之。而有餘。其假借之而被納之宜爾。若越南以五十兆平開化之。國民其在內者。既有可畏之實。然則豈惟法人任取一國易地以處。其所以撫之者。

亦如是矣。夫甯不見一年來日本之所以待朝鮮耶。今戰事且未集而第二越南之現象已將見矣。同一日本而待臺灣與待朝鮮何以異焉。其故可思也。越南且然。朝鮮且然。況乃其可畏什伯於越南朝鮮者又何如矣。飲冰室主人又曰。羅馬蠻律中世史之殭石自今以往世界進化之運日新月異。其或不許此種披毛戴角之僞文明種橫行噬人於光天化日下。吾觀越南人心而信之。吾觀越南人才而信之。



越南亡國史

廣智編輯部 纂
越南亡命客巢南子述

痛莫痛於無國。痛莫痛於以無國之人而談國事。吾欲草此文。吾淚盡。血枯。幾不能道一字。飲冰室主人曰。嘻。吾與子同病。爾且法人在越種種苛狀。舉世界無知者。子爲我言之。我爲子播之。或亦可以喚起世界輿論於萬一。彼美人放奴之舉。著書者之力也。俄土戰爭。亦報紙爲之推波助瀾也。子如無意於越南前途。則已。苟猶有意。則布之爲宜。抑吾猶有私請者。我國今如抱火厝積薪下。而寢其上。猶舉國酣嬉。若無事。語以危亡之故。藐藐聽之而已。吾子試爲言。越亡前事。或我國大多數人聞而自惕。因蹶然起。有復見天日之一日。則豈惟我國賴之貴國。亦將賴之余感其言。因拭淚以著是篇。

一 越南亡國原因及事實